

前言

歐洲「虛無主義」的來臨隨著尼采（Nietzsche）宣告「上帝死了」而驚駭世人，並引發海德格爾進行穿梭科學及形上學間之思想教育；以他所見，尼采此言乃意味超感官世界已無效力，作為感官世界根據的理念、上帝或最高目的皆喪失價值，也就是「最高價值之自我貶值」，這樣人便失卻依傍，迷失在無盡的空虛中。但海德格爾敏銳地看出，若把尼采該言僅理解成不再信仰上帝的神學論辯，則將遠遠背離其初衷：思索超感官世界的真理及其與人之本質的關係。探索虛無主義（nihilism）對海德格爾而言是要反思現代人的命運，他並指出於現代世界中，人的存在係由科學所規約，現代科學又以笛卡兒（Descartes）之形上學為基礎——存在者被界定為表象的客觀性、真理被定義成表象的正確性——非但存在者的存在或存在之真理遭到遺忘，人的本質亦與存在自身失去聯繫，無法安居於存在的近處，成了無家可歸的認知主體；世界的黯淡、神祇的隱遁、大地的毀壞、人類的平庸化，乃至輕忽真正具有創造和自由性質的事物，誠屬海德格爾所欲追問之「無家可歸狀態」（homelessness）；藉此，他想開闢一條思想道路，這條教育之道由語言鋪展，引領人們尋找存在之家園，縱然荆天棘地、歸路迢迢，反倒提升了思鄉之情，接連譜出動人詩篇。

思索技術（technology）的本質是海德格爾踏上歸鄉之途時所依循的一個重要線索，現代技術和科學（science）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，身為科學典範的現代物理學即將自然當成一個可加計算之力量群組，進而設計實驗以證明因果；反之，現代物理學亦仰賴實驗設備或技術裝置始有斬獲，故又號稱實驗物理學。有關技術為何，通行的觀點則是：技術乃設定目的並利用工具予以達成之活動，「設備、器具、機械的製造和利用，被製造與被利用的事物本身，以及它們所效勞的需求和目的，皆屬技術之所是。這些設施的整體便為技術，技術

本身係一項設施，若用拉丁文來說，係一種工具（*instrumentum*）」（Heidegger, 1977, pp. 4-5）。海德格爾認為，這種觀點雖然無誤，卻並不真切，因其湮沒於技術性的「事物」，仍未觸及技術的「本質」。

那麼，究竟什麼是現代技術？技術和科學又有何本質上的關聯？葛雷茲布魯克（Glazebrook）言簡意賅地指出，現代科學與技術皆是一種謀劃，「該項謀劃海德格爾名為框限（*Ge-stell*）。技術的框限在於儲備物——存在者呈現作資源。科學的框限在於客觀性——存在者呈現為客體」（Glazebrook, 2000, p. 241）。現代科技的本質顯露於海德格爾賦予新意的「框限」一詞中，據他的看法，「框限意指設定（*setting-upon*）的聚集（*gathering together*），此一設定乃設定人，亦即向他強索，把真實（*the real*）按規定的模式揭示為儲備物」（Heidegger, 1977, p. 20）。故技術屬真理的一種揭蔽方式，不過此一方式卻遮蔽了存在，針對這點，海德格爾娓娓述道：主導技術之揭示（*revealing*）方式的為一種強索（*challenging-forth*），它向自然提出無理要求，令其供應可被榨取及貯存的能量；以農業為例，稍早的耕作仍指照料或維持，於栽種之際，農夫便將種子託付生長之力、守護其成長，農夫並不向耕地強索，但利用機械的現代農業卻採強索方式設定耕地之栽種，期能以最小支出獲得最大收益，農業遂變成食品工業（Heidegger, 1977, pp. 14-15）；另如水力發電場，則是去設定河流以提供水壓，水壓設定渦輪轉動，轉動設定發電機運行，運行設定電流傳輸，為了電流傳輸，變電所及供電系統遂被設定。可見強索展現於自然蘊藏的能量被開採出來，被開採之物又被轉化，被轉化之物又被貯存，被貯存之物又被分配，被分配之物又重新被更換。開採、轉化、貯存、分配和更換皆為揭蔽的方式，由此般設定所確立的事物，乃處處受制於規定（*ordering*），且為了進一步受命做好準備，因而稱為儲備物（*standing-reserve*）（Heidegger, 1977, pp. 16-17）。海德格爾尙強調，不僅是自然能量，人也備受強索威脅，只有當人已遭設定，